

歷史與空間

文：馬承鈞

見識達園

小雪當日，赴京辦事。無意中接到在京工作的文友劉君電話，聊得甚歡，劉君執意要我抽空去其辦公室坐坐，並告知其地址在海淀區頤和園路福緣門甲1號。

隔日，筆者如約驅車前往，按照他告知的路線圖，由北京大學西門左拐至圓明園南門，拐進頤和園路，途經著名的北京101中學，再右拐駛進一條僻靜的小街，如此七拐八拐，終於來到一個神秘的所在——門前是一個歇山頂中式古典門樓，匾額赫然寫著「達園」。門外有條宛如玉帶的小溪環繞，溪上有座乳白色石拱橋。

筆者先撥通劉君電話，告知我們的車牌號，三分鐘後一名全副武裝的衛兵上前揮動小旗，我們才得以越過小橋進入達園，再穿過一個月亮門。迎面是一塊碩大的太湖石假山。又駛過一座小橋，前面有幾幢畫棟雕樑古色古香的建築。

劉君正在前面泊車處向我招手哩。我們下車，見我等一臉驚訝，劉君笑道：「那就先請你們見識見識達園吧！」筆者舉目四望，但見滿園綠樹成蔭，翠竹蔥鬱，粗粗一數，有銀杏、松柏、楊柳和薔薇、玫瑰、紫菊、月季等花卉，令人賞心悅目神清氣爽，霍，這裡儼然一座融江南園林與北方建築於一體的超級「大觀園」啊！

隨劉君穿過一條花樹環繞的通幽曲徑，迎面是一片波光粼粼的開闊湖面，但見湖光山色、風景宜人。周圍山石疊映、水榭長亭，美妙至極。我們沿湖卵石小徑走向湖邊，湖中有座湖心島，長長的九曲橋可達湖心島，島上有重簷石柱六角亭一座。九曲橋北是一片綠瑩瑩的荷葉，雖然荷花早已開過，仍長滿蓮蓬。南邊則是一片開闊的水體為主的自然景觀。

登上那座石柱六角湖心亭，裡面赫然立著一座乾隆御筆石碑，周圍點綴有珍稀石筍和太湖石，盡顯皇家氣派。從湖心亭環顧四周，但見四周迴廊蜿蜒，荷花垂柳映襯，水中錦鯉環游，湖面天鵝悠然，端的是美不勝收。遙望南岸有一座小船塢，繫有數隻小船；北望，有人泛舟湖上，傳來輕輕的「讓我們蕩起雙槳」歌聲。從湖心亭北望，隱約可見西山的峰影。

說實話，北京王府花園我見過不少，包括後海邊佔地85畝的恭親王府、佔地45畝的醇親王府（後為宋慶齡故居）和佔地80畝的清醇王府（現為中央音樂學院）等等，像達園這樣的大氣魄，委實並不多見。我問劉君：「這達園多大面積？是哪位王爺的府邸？」

劉君道：「這裡原是北洋軍閥王懷慶的私家花園，俗稱王懷慶花園，是目前京郊私家園林中保存最大最完整的一座，佔地面積13萬平方米，合180畝勒！其中湖面佔地33000平方米，總建築面積21793平方米……」

達園裡的各個建築均成獨立區域，中間地帶都有草坪和水池隔開。我走近一個池塘，但見水流清澈，奇石相疊，金魚游弋，很有點柳宗元《小石潭記》裡的韻味，加之花樹掩映下的花石小品，更添了一種野趣。劉君指指那些亭台樓閣說：「達園裡有許多珍貴文物，如名貴的金銀飾物、奇石異石，來自西洋的鐘錶、玩偶，都是當年王懷慶等大小軍閥從圓明園裡盜運出來的……」

來到達園中央草坪上，見一個漢白玉雕刻的書狀紀念碑，上面鐫有《達園志》，詳盡記錄了達園的來龍去脈及人文淵源。

品讀《達園志》，方知此地原為乾隆年間圓明園福緣門前的沼澤地帶，乾隆皇帝為解決京城積水之患，於1763年疏浚成湖，並在湖中修建一條直達圓明園大宮門的花崗岩石御路。為紀念疏浚工程告成，乾隆還御筆寫下一首《前湖》詩，鐫刻在一塊崑崙石上，詩云：「御湖三月春水生，微風不動玻璃平。樓台咫尺方壺聳，楊柳千條煙霧橫……」遂成園內一景。

《達園志》介紹，民國八年（1919）秋天，有「馬桶將軍」之謂的京畿衛戍司令王懷慶僱用大量民夫，盜用圓明園石料，在前湖兩岸修建一座大型私家園林，取名「達園」，歷時三年完工，北京人稱其為「王懷慶花園」。

王懷慶雖為一草莽武夫，對修建達園卻頗費苦心。其建築理念一舉打破了傳統的中華園林格式，將中國古典形式與西歐建築藝術融於一體，既突出東方園林的精緻、優雅、大氣，又兼具了西方園林的清新、簡潔，加上佔地50畝的湖面，越發凸顯了達園的古樸高雅和輕靈秀美。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侵佔我東三省，大批東北軍遷至北京。此時王懷慶已退居天津。在張學良提議下，政府撥款四萬銀元購置達園，作為救濟臨時居住之處。達園東側外圍土地則設為「東北義園」。抗戰期間，達園曾被日軍佔據。1949年3月25日，李克農將軍率領中共中央社會部進駐達園，為黨中央安全進入北平「打前站」，此後達園由中央安全部管轄。

1970年3月18日，東埔寨發生政變，應中國政府邀請，正在蘇聯訪問的東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決定暫居中國。同年8月，周恩來總理特批，將

達園劃歸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管理，並進行修繕裝飾，作為西哈努克親王一家候選居住地。當年10月修繕完工後，周總理偕夫人鄧穎超親臨達園視察。後考慮到種種因素，西哈努克親王一家被安排到釣魚台國賓館5號樓，不久又將東交民巷15號院改成西哈努克親王的「元首府」。東埔寨首相賓賓親王和夫人等則於翌年夏天住進達園。達園也作為接待重要人物為主的園林式賓館，承擔起接待國內高級政要和會議的任務。

漫步在達園之內，盡享這座民國私家園林的華貴之氣及其綠樹成蔭湖光山色的清新幽美，大有「大隱隱於市」的情致，不禁想起《蘇園六記》精妙的語句：「雕幾塊中國的花窗/框起這天人合一的融洽/構一道東方的長廊/連接那歷史文化的深遂/是一曲綿延的姑蘇唱/吟唱得這樣風風雅雅/是幾幅簡練的山林寫意/卻不乏那般細細微微/採千塊多姿的湖畔奇山/分一片迷濛的吳門煙水/取數幀流動的花光水影/記幾個淡遠的歲月章回……」

我們在劉君的辦公室坐了個把小時，相談甚歡。窗外就是開闊的湖面和水榭假山。我說：「在這種環境中辦公，每天都能感受『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清雅，心情一定非常愉悅的嘍！」他笑道：「是啊，風景也是生產力，環境也是競爭力，所以現在全國人民都在建設『美麗中國』啊！」

劉君送我走出達園，轉眼間又驅車回到嘈雜紛擾的鬧市。回望達園，尤覺這座隱藏於京城北郊的民國私家園林真是一座見證歷史的神秘所在。我想，既然達園與圓明園有著深厚的淵源，何不考慮將其作為圓明園一個附屬部分對外開放展覽，凸顯其歷史和藝術價值，也為廣大百姓增添一個休閒觀光的好去處，豈不更好麼？



達園 網上圖片

生活點滴

文：馮磊

火盆

寒冬臘月，小土房的窗外掛滿冰掛，長長的冰錐足有一尺多長。一覺醒來，我發現屋子裡非常亮堂，於是掀開被子下床，在尿盆裡撒尿。這時候，奶奶慌慌忙忙地跑進臥室裡來，她蹣跚小腳，手裡端了冒著一縷白煙的火盆。瞬間，屋子裡變得煙熏火燎且溫暖起來。

三十五年前，魯南農村家家戶戶都有火盆。至於泥盆的加工，一般都選在農閒時節。

大人們先去地裡取來黃土，然後找些廢棄的麻繩，用柴刀剝碎了，放在一起攪拌成泥。和好的泥塊被放在屋簷下，定期澆些水，稱為「醒」。再後來，他們會取來一個瓦盆，把它用水淋濕了，並且在外面抹上一層草木灰。目的，是避免出現泥盆和瓦盆黏在一起的現象。

「醒」好的泥最終被攤成泥餅子，做活兒的人將一大塊泥餅「纏」在瓦盆的外周，就像給人圍圍脖那樣。然後捏盆口、做盆底，最後拿到陰涼處陰乾。這樣，一個泥盆就做好了。

烤火是北方人冬天的一大樂趣。早晨做飯的時候，母親會提前將燒得正旺的樹枝從鍋底下撤出來，放到火盆裡踩實了，隨即端到屋裡去。還有時候，會提前準備一些木炭，為火盆續一把火。

一家人坐在火盆前，奶奶往往要在火盆裡埋一塊土豆，母親則坐在旁邊做針線活。有時拿著剪刀剪窗花，或者剪「鞋樣子」。至今我仍然記得，母親的針線筐裡有裝訂好的一摞《紅旗》雜誌。那些舊的雜誌裡，夾著數十張剪好的「鞋樣子」和窗花，紅彤彤地非常漂亮。

家人圍坐在一起，父親偶爾會講些故事給我們聽。故事講完了，火盆裡的土豆也烤熟了。撕開土豆那層黑乎乎的皮，一股香氣撲鼻而來……更多的時候，孩子們走家串戶，在鄰居家的火盆旁聽一個姓張的老男人講古。他從孟姜女哭長城開始講起，一直講到一九五七年本地人集體外出挖露天煤礦為止。在他的故事裡，狐狸和獐子都是通人性的，柳條是可以接



網上圖片

骨的，思念親人的萬喜良的遺骨見了水是冒咕嘟的，我們村裡的二喜子是只有半拉子屁股的……

——那個叫二喜子的復員軍人，早年參加了國民黨的軍隊，不久被解放軍俘虜，最後參加了抗美援朝的戰役。在一次戰役中，身為汽車兵的二喜子駕駛著一輛裝滿槍彈藥的卡車遭遇了美國人的轟炸，他那支車隊中的四輛卡車被敵軍引燃爆炸。命大的二喜子死裡逃生，順利歸隊的他發現自己屁股上掛了彩，一下子昏迷在地上。

寫這些文字的時候，一些老人均已經去世多年。擅長講故事的老張，也已經在七十四歲那年含笑而去。在物質極端貧乏的時代，在天寒地凍的日子裡，那些圍在火盆旁邊講古的人內心是平靜的。他們沒有過高的奢望，一年到頭只能吃幾次豬肉。那個時代的孩子，最大的幸福莫過於春節期間能夠吃一頓餃子。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從來沒有想到可以住在裝有空調的屋子裡，或者躺在供了暖氣的房間裡度過漫漫冬夜。

火盆，千百年來我們祖祖輩輩一直在使用的火盆，已經成為永久的記憶。今天，當我再次回想起這些東西，我發覺那其實是一種關於童年、關於親情的溫暖記憶。

二零零一年，我貸款買了房子。父親高興地來到城裡，他圍著我那一百平米的頂樓轉了幾圈，大笑著說了句話。父親說，「這不是欺祖嘛……」

對此，妻子極為不解。但我是懂得父親的，站在旁邊，我輕輕地笑了。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十七)



書生談兵在紙上
鐵漢柔情非空想
何必慨嘆無一用
劍膽譜出新篇章

素仲並書

很喜歡劍膽琴心這四個字。倘男子漢能有此四字形容，則可說是大丈夫了。如女子嘛，更是巾幗不讓鬚眉。

作者簡介：

趙素仲是香港畫壇奇才趙是旦的女兒，早年曾從事廣告創作、報刊專欄作者，撰寫家庭食譜、健康食療等文章。著作有：《中藥趣談》、《食療百味》、《樂在廚中》、《我的食譜》、《燕窩》、《燕窩趣談》等等。趙女士60歲離開工作崗位後，才開始習畫練字。

2012年7月出版《拾花時候》卷一、卷二。
2012年9月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首次個人畫展——《拾花時候》趙素仲作品展。

心靈驛站

文：陸蘇

小屋

在鄉下有了個小屋。那些美輪美奐的大宅，輕輕擱在如畫景致裡的，叫別墅。

我的宅小，自然生長的，我管它叫別野。聽起來有腰上別著野花荊條或柴入鞘的小痛快。

人家的別墅夠大，但門口一般有一巴掌大的地叫花園，還得當蘇州園林苦心經營，每一寸都有大安排，一厘米都捨不得閒置浪費，精緻如盆景，要是哪天小春心蕩漾地想在花園裡演繹那些個浪漫的動作片橋段，還真施展不開，猶如在螺螄殼裡做道場，騰挪需謹慎，相撲先瘦身。在這樣的大宅裡頭住著，跟住在七言絕句裡似的，所有的生活場景都製作精良，像過戲裡的日子。

我的別野是鑲嵌在田野的一個小玉片，是小村襟間一個渾然天成的配飾，玉工樸拙，形制大氣。春天時，一樹櫻桃花站在離別野36步之遙的池塘邊，花朵鋪天蓋地，美得讓人不禁心生絕望。我把這通向櫻花的小徑喚作「櫻木花道」，常有不把我放在眼裡的文藝小鳥在這裡昂首闊步，煞有介事地，一副七步成詩的樣子，真心想知道誰給小鳥磨的墨，鋪的宣，小鳥的詩都刊登在哪裡呢？

春風稍抬抬腿，就翻了籬笆進來，院角的西府海棠躬身為花案，名叫十八學士的茶花玉立堂前。還有朋友從千里之外快遞來的讓我歡喜得語無倫次的玫紅色的玫瑰，扶欄而立，楚楚動人。還有芍藥半畝，天落水半缸。還有日子，是敞開了過，想咋過咋過。

此刻，我對門前剛收拾好的花草，坐在散發著天然松香的矮桌邊給你寫信。我的大門上還沒來得及裝上鎖，我的灶上剛燒上第一鍋水，一切都剛剛開始，如果你願意，來小村吧。

從此一起，相忘江湖。



鄉間小屋。

網上圖片

遊蹤

文：吳翼民

蘇北平原的一顆翡翠

都說秋天是靜謐的，湖畔的秋天更加靜謐，深秋時節到了鹽城的大縱湖，我卻感受到了幾許的活潑，用「活潑」兩字尚嫌不夠，請允許我再加一個「潑」字，非如此，不足以窮盡大縱湖的秋光。

廣袤的鹽城大地一馬平川，秋光裡處處呈現金黃的色澤，眠倒的稻穀是金黃的，路邊的楊樹是金黃的，宅前的叢菊是金黃的，水畔的蘆葦是金黃的，連老鄉們的笑容也染著金色的陽光……於是襯托得大縱湖一片水面愈顯碧藍可人。

大縱湖是鑲嵌在鹽城大平原的一顆純淨的翡翠，當蘇南諸多湖泊紛紛遭到富營養污染，日見渾濁昏聩時，她猶如處子的眸子活潑靈動於長江北岸。這是大縱湖的命脈所繫，沒有碧藍可人、活潑靈動，大縱湖水面不見浩淼，湖畔沒有青山，勢必淹沒於江南江北芸芸湖泊姐妹群中矣。

大縱湖有活潑可愛的蘆葦蕩。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裡的蘆葦蕩是眾多湖泊蘆葦蕩之最成氣候者。蘆葦是湖泊「明眸」的「眼睫毛」，眼下，許多湖泊「眸子」不明，更無迷人的「眼睫毛」啦。想當初，太湖的蘆葦蕩深可達十里，如此豐茂的「美人睫」於今何在哉？到了春天，也只有稀疏的幾叢。呵呵，太湖老矣，不得不將青春遜讓於她的孫輩大縱湖啊。我們蒞臨大縱湖時雖非春色撩人，青翠欲滴，卻見秋風颯爽之下，偌大一片蘆蕩正蘆花搖曳，風姿綽約呢。

大縱湖的蘆葦如屏如牆，圍隔出了纏綿繚繞的水巷若迷宮一般。幾條遊船入巷，瞬間便沒了蹤影，乃知京劇《沙家浜》所說當年新四軍傷病員在陽澄湖蘆葦蕩養傷隱蔽下來當非虛構。蘆葦高可蔽人，春天是密密匝匝的青翠，不亞於北方的高粱地青紗帳，風過處，尖尖的蘆葦桿一律傾斜，像煞荷戟戰士的隊列方陣；到了深秋時節，怒放的蘆花匯成白茫茫的一片，推霧湧霧樣的壯觀。眼前大縱湖的蘆花雖未放足，卻已經十分可觀了。行舟在蘆蕩，聞到的是自然清新的空氣，看到的是一派原生態的自然風光，最有趣的是船過風動處，花桿搖曳，響起了輕輕的「沙沙沙」聲，接著便是「撲撲撲」的棲鳥鼓翼聲。什麼棲鳥？哦哦，原來是群飛的野鴨哩。

說起大縱湖的活潑，野鴨是起了主要作用的。湖面上野鴨真多啊，半棲蘆葦半躡水面，棲身於蘆蕩和水面的野鴨時不時便振翅飛起，或易地覓食，或被外界的聲息驚動而趨避，野鴨許是自知肥美恐遭捕獵而格外膽小吧。其實野鴨們不必作驚弓之鳥，你們已然榮入國家二級保護動物列裡，誰敢擅自戕



大縱湖 網上圖片

殺？從前的野鴨可是人們最嚮往的野味啊，經常上演人與野鴨周旋的遊戲，最終總是人類勝出，——人類訓練出了一種「鴨媒」，漂浮於水面，吸引得鴨群紛紛前來，結果銃聲響起，「鴨媒」飛速逃遁，群鴨中招斃命。「鴨媒」是野鴨中的敗類，與「鶴媒」一樣，所以有了「寧作雁奴，休為鶴媒」的成語。大縱湖的野鴨是不必擔心有「鴨媒」勾引的。

大縱湖的野鴨果然肥碩，飛掠於湖面上空時呈梭形，體態肥滿，臀肥鼓囊而翹起，翅膀就相形見小，所以不可作長距離飛行，肯定不會像鹽城射陽的丹頂鶴那樣，每年秋末初冬皆從東北甚至西伯利亞萬里遷徙而來。大縱湖的野鴨百分之百是留鳥，留在美艷豐饒的大縱湖足矣，這裡有溫潤的氣候、充沛的食物，更有愛護你們的人們，無憂無慮，足可嬉戲玩耍、談情說愛、生兒育女。大縱湖的餐廳和商場皆有野鴨蛋供應，詢之，原來為防止野鴨無序繁衍，這裡的管理人員有序拾取一部分鴨蛋出售。取過一枚野鴨蛋，視之色天青形光潔，是鹽城之本色。

在大縱湖餐廳用餐，都是純淨鮮活的湖鮮，活潑潑的大縱湖的饋贈。飯店老總說，大縱湖的湖鮮已經遐邇聞名，別處的螃蟹紛紛慕名而來「沐浴」沾光，以增身價。剝食這裡的螃蟹，果然青肥黃滿，齒頰溢滿鮮香，不輸陽澄湖名蟹。席間，主人透露說，大縱湖將引進一位民間馴鳥奇人，許多鳥類都是經他親手馴化馴養，人鳥情深，已經到達了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境地，屆時一個忽哨，便有一群鴻雁伴著遊船繞飛；再幾聲吆喝，便見一群天鵝踏浪起飛……到那時，大縱湖將更添無限的活潑，將名副其實縱情於蘇北平原。